

秋阳木芙蓉

■ 吴长沙

“秋光渐浓，霜风初起，木芙蓉开。”夏天的炎热退出舞台，秋天的清凉漫过心头，那迎风摇曳的木芙蓉，淡雅动人，柔美温婉，融在秋天恬淡的时光里。

小区的转角处，几株木芙蓉翩翩起舞。树干大拇指粗细，坚韧向上，枝丫向外横斜，好似把秋阳揽进怀里。淡粉、浅紫、浅红、素白的花朵，藏匿在宽大的绿叶间，有的半开半合，像似羞湿的姑娘；有的怒放，花瓣层层叠叠，薄得透出阳光的光芒。秋风送爽，花枝俏丽，摇曳多姿，花苞也跟着摇曳，连空气中都充满甜蜜的香。

老家的院墙外，也曾有过一片木芙蓉。那时奶奶总说“木芙蓉看着让人舒坦”，于是爷爷从山脚挖来两三株木芙蓉，移植到院角。每年入秋，木芙蓉花耐不住性子，顺着墙头往外探出花枝，枝头上的木芙蓉花迎风飘舞，粉的、白的花朵充满雅趣，成了院外夺人眼球的风光。路过的邻居总是驻足打量，有的还踮起脚尖，力挺鼻尖，细嗅芬芳。奶奶小心翼翼地剪下三两枝木芙蓉花，插在粗瓷瓶里，别样温馨。我常搬着凳子，晒着秋阳，看蜜蜂在花瓣上打转，半天的时光就在这神游中溜走。

后来读到苏轼的《和陈述古拒霜花》一诗才知，木芙蓉花还有个诗情画意的名字叫“拒霜花”。苏轼这样写道：“千林扫作一番黄，只有芙蓉独自芳。唤作拒霜知未称，细思却是最宜霜”。宜霜的木芙蓉如此坚韧不拔，秋霜越浓，它却开得越酣畅。别的花在秋霜中瑟瑟抖落，而木芙蓉花迎霜绽放。

现在我又与木芙蓉花相遇，觉得是一种美好的缘分。它的坚韧让我肃然起敬。它深处小区阴暗处，却那般的积极乐观，努力绽放属于它的那份美丽。它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摆正心态，努力向上生长，迎来自己开花的灿烂日子。我们人何尝不是这样，处于困境中，逆风而行，也会迎来自己花开的日子。

正秋阳，木芙蓉花摇曳得更欢了，它与秋日私语，等待风霜洗礼……它就像生活中默默无闻的人，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再爬塔山

■ 蔡仁伟

午后三时许，日光变得温软如蜜。秋风从瓯江上吹来，带着水气的清凉，拂过塔山大桥。

我们一家四口，从桥的北端起步，沿着那条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级，缓缓地 toward 塔山上走去。石阶曲折，坡度不小，一半隐在茂密的草木深处，一半在陡峭的岩石上。

两旁的树是些常见的松树，苦竹，也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，枝叶葱葱郁郁地交织着，筛下一地斑驳陆离的光影。

小儿子的兴致最高，跑在前头，女儿紧随其后，不时笑语声，像一串串清亮的铃铛，撞在古老的石壁上，又弹回来，散在风里。

我和妻跟在后面，脚步是不慌不忙的。屈指一算，距离上一次攀爬一有十年的光景，那时是鹤城东路那边上去，一路上都在夸女儿爬得好！

今天这种闲眠的、无事挂心的漫步，本身便是一种难得的愉悦。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只觉得风钻进衬衫的缝隙里，爽爽的，“天凉好个秋”不假！

行到山腰，那座塔便从绿荫的顶端探出身来。塔是朴素的，带着一种历经风雨的沉静。

塔旁有一座凉亭，白墙黛瓦，飞檐翘角。旧时雅称“挹翠亭”，是何等风雅的名目，仿佛一伸手，便能将满山的青翠都抱入怀中。

如今篆体的“挹翠亭”，则多了几分敬慕与遥思。亭柱上刻着一副对联：“江上青峰入春海，亭中孤影月来时。”此刻虽无月，但立在亭中，看远处江流如带，青峰如黛，确也能感到一种时空交融的静谧。那“孤影”二字，倒不显凄清，反有一种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在。

就在挹翠亭正面的岩壁上，我们口中的“塔山”，其实另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，1931年徐桂馨刻“马鞍山”三大字，字迹约一米，楷书阴刻，苍劲有力。这名字一起，眼前连绵的丘陵便顿时活了，果真像一具巨大的马鞍，安稳地搁置在瓯江之畔。

这里头有个古老的传说，说是一匹英姿飒飒的骏马，因眷恋此地的山水，甘愿化为山脉，永世守护。这塔，便恰似鞍上的一枚扣环，系着一段仙凡的因缘。望着那树，那山，那江，仿佛真能看见一匹策马奔腾的英姿。

再往左，便是观景台了。视野豁然开朗，整个青田县城，毫无保留地铺展在眼底。这景象，是颇令人心惊的。

儿时记忆里那个傍着瓯江的、疏疏落落的小城，已寻不见旧时模样。取而代之的，是鳞次栉比的高楼，像雨后拔节的春笋，闪着玻璃与金属的光泽。纵横的道路，是城市的血脉，车流穿梭其间，无声，却充满力量。

瓯江依旧明净，如一条碧绿的绸带，从楼群的缝隙间蜿蜒穿过，将这现代的气息，熨帖得柔和了许多。

妻子在一旁轻声感叹：“变得都快不认得了！”话里，有几分陌生，更有几分感叹岁月的飞逝……

下山时，夕阳已将西边的天空染成了温暖的橘色。江面上金波粼粼，对岸的东堡山也罩上了一层柔和的紫霞。

山风依旧轻柔，拂过发梢，也拂过这座熟悉的县城。

此番攀爬，像是赴了一场与旧时光的约会，又像是预习了一番新生活的图景。愉悦便在胸中满满地漾开，沉静而踏实。

回首石阶，塔山的剪影在暮色里愈发沉静，而那亭台的飞檐，依然倔强地翘望着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……



一个番茄的回味

■ 章爱玲

西红柿，我小时候只知道它叫“番茄”，家乡话读“fan jia”，而非茄子的“qie”。直到上学后，才知晓它的书面语是西红柿。后来查资料得知，番茄原产于南美洲，17-18世纪才传入我国各地。80年代，家乡已有菜农种植番茄，我家只种了些自食的蔬菜，并未种番茄，那时总羡慕别人家能有这等美味。在我眼里，它从不是蔬菜——我家从未买过番茄做菜，只当它是洗净就能吃的水果。

入夏后，番茄从青豆大小的颗粒，长成青涩的大果子，再由碧绿渐渐染成艳红。成熟的番茄格外鲜亮，尤其一场大雨过后，田里的番茄藤上，仿佛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红灯笼，惹人怜爱。我家后屋邻居种番茄售卖，我本不留意蔬菜的时令，却牢牢记得番茄的采摘季在夏季。

每到天气转暖，晚饭后我们常去屋后乘凉，总能看见邻居家忙着采摘番茄，直到天黑才挑回家。匆匆吃过晚饭，他们便开始分拣：红彤彤的熟番茄中，个头大、外形周正的放进一筐，那些大小不均、凹凸不平的则归入另一筐，按不同价钱出售。我常常站在自家后门张望，嘴里直犯馋，可家教严格，从不会向人讨要；若拿钱去买，他们又碍于邻里情分可能不收钱，故而始终不好意思上前。

邻居家有几个女儿，大的和我是同学。上学路上，总见她们左右手各攥着一个番茄，边走边一边晃着吃。这既能解渴又能垫肚子的东西，引得没番茄吃的孩子们满眼馋意。偶尔她们会递我一个解馋，真真是“少吃多滋味”，一口咬下去，舍不得匆匆咽下。天热时，那酸酸甜甜的味道，汁多味浓，沁人心脾。那个年代，家家户户不算富裕，我家虽不算穷苦，并非买不起番茄，只是觉得它可有可无——家里不缺蔬菜，想吃水果便买苹果、梨，因此极少买番茄。可在我心里，它始终是件稀罕物。

有件事至今印象深刻。一个炎热的夏夜，一家人在院子里乘凉，我在外玩耍归来，浑身燥热，想向妈妈要零钱买番茄，又怕被拒，迟迟开不了口。我小时候还算懂事，很少讨要零花钱，那时零食不多，偶尔买五毛钱的瓜子、两毛钱的水果冰棒，就觉得无比幸福。我在妈妈身边嘟囔着“天好热，好口渴”，妈妈见状便说：“那你拿几块钱，买个脸盆去邻居家多买些番茄，给大家解解渴。”妈妈本就大方，只是我平时要求少，往常要零钱她都会给一两块，这次竟给了好几块。

我兴冲冲地端着脸盆去了邻居家，走进里屋，昏暗的灯光下，两大筐番茄映入眼帘。我说要买番茄，大婶见我难得来买，不好意思收钱，让我直接拿些吃。我连忙说：“是我妈让我来买的，要多买些。”他们家靠种蔬菜谋生，舍不得白送，便说：“你们自己吃，这些不好看的就便宜卖给你，味道一样好。”我无异议，任由她装了半盆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番茄——有的凹着坑，有的鼓着包，我却毫不在意。付了钱，我赶紧端着番茄往家跑。

舀了一瓢水把番茄洗净，端到大家面前，我们边聊天边吃。此前从未这般认真地品尝过番茄，家人都念叨：“原来番茄这么好，以后可以多买些当水果吃。”我则一个接一个地吃，直到吃饱，心里想着：这比苹果、梨好吃多了，他们怎么才发现！那酸酸甜甜的口感，脆嫩多汁，满是番茄独有的清香。

长大后，自己学会做菜，才知道番茄是营养丰富的蔬菜，能做番茄汤、番茄炒鸡蛋、番茄煮面条，煮火锅时放一个，汤会变得格外鲜甜。时代在变，人们对蔬菜的需求量日益增加，农民为了提高产量，改种成熟周期更短的品种。番茄的品种越来越多，味道却大不如前。当年只有艳红色，如今多了粉色、黄色、青色；以前总盼着番茄越大越好，现在却越种越小，虽个个色泽鲜艳、颗粒饱满，名字也多了小番茄、圣女果、千禧等。

超市里的番茄依旧诱人，看见就想买几个回家。做菜时，总忍不住塞一块进嘴里，盼着能尝到当年的清脆多汁，可入口却是绵绵的，皮厚干涩，毫无酸甜滋味，煮成汤也没了番茄独有的香味。有份研究报告显示：“过去30年，西红柿的甜味指数下降15%，含糖量减少近4成，硬度却增加了一倍。”当年的老品种越来越少，寻常人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。

如今吃很多东西，总有人说“没以前好吃了”，旁人大多会说：“是生活好了，嘴巴吃刁了。”其实并非我们的嘴巴变挑了，而是食材的本质变差了。就像这人人喜爱的番茄，虽依旧能当菜能当果，却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了。

行走白云山

■ 林京勇

向上是一种背负
爬行的甲壳虫
也不忘抬举自己

卸下日常的我们
心神释放
难得的自由与轻松

薄雾弥漫
黛青岩隐若现
夹在绿荫丛中的枯黄
在晨曦里涅槃
重生皆待来年

来年来年
脱不了的庸常
一把老骨头吸足了氧份
如弥勒
坐在森林的殿堂中
暂且焕发笑颜

漫步

■ 季一梅

我想和你说晚霞很秀气
盈盈地亮在山头

我想和你说月亮很轻盈
悠悠地坐在树上

我想和你说晚风很斯文
脉脉地呼在脸上

和你走在一起的时候
我的心能接住一片落叶的重量

和你走在一起的时候
我的眼能涂抹一朵云的奶白

和你走在一起的时候
我的手能托住一掌心的疲惫

